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口 12
2893
4

門口12
號2893
卷4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四

南海康有爲更生學

僖公 名申 周惠王十八年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君述口說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公羊義與穀梁閔元年義同異經而同義蓋口說同也明世言繼統不繼嗣近世必强爲繼嗣由公穀已亡微言大義不傳故致滋爭訟也楊雄曰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不明乎春秋宜致爭亂也穀梁傳繼弒君

不言卽位正也

狄滅邢齊侯宋師曹伯救邢不及齊侯封邢

狄滅邢齊侯宋師曹伯救邢不及齊侯封邢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二傳同義爲史當作齊侯宋師曹伯救邢不及齊侯封邢孔子以其不能救故筆削齊侯爲齊師曹伯爲曹師加次于聶北以明不能早救而致邢亡然後封之故仍著其救以嘉許其意而削其封以明諸侯不得專封之義數字之褒貶微而顯矣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陳儀穀梁作夷儀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何君述口說曰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二傳同義明非人强遷口說更發封于土中在德不在險之義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二傳同穀梁美齊桓尤明鄰國助城有鄑鄰之義故孔子美之

秋七月戊辰齊侯殺夫人姜氏于夷以其喪歸

秋七月戊辰齊侯殺夫人姜氏于夷以其喪歸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何君述口說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佚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二傳同明君夫人淫弒當誅國恥宜諱又明霸者王誅不阿親親之義

楚伐鄭

楚伐鄭

楚人伐鄭

無傳何君述曰說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此明夷狄不可交婚而交婚宜慕賢者之義又進若中國則可交婚按春秋所謂夷狄乃野蠻無教化者交婚所以傳種合不良之種則人道復退化于野蠻如非洲之黑人南洋之巫來由人夏威夷之土人及墨西哥與美洲之土人是也若歐美白人禮化修明不過與吾異俗耳此宜進若中國且其教化尤明人種尤良所謂賢者宜慕之多與交婚以通種進化實改良人種之要也攷馬游牝欲得改良各國皆取阿喇伯馬種以易之種花果者亦取碩大美好者以合之則馬種花果種皆增良好則人種亦有然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朾穀梁作樘邾婁穀梁作邾

無傳何君述曰說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此著兩國違言訟于霸者之可危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纓穀梁作偃邾婁穀梁作邾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何君述曰說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于喪事無薄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獲莒拏犖穀梁作麗

公羊傳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轅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拏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不修春秋當無獲莒拏三字爲孔子加出惟公羊美禦外難穀梁大夫則同足見獲莒拏三字二傳異義而稱莒無惡棄師而給當是各傳一義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
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注刑人于市與衆棄
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
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
順也二傳同義春秋諸書夫人無不稱姓此無姜字足見孔子筆
削以明弒子爲君者之罪又明臣子不得葬以夫人之禮又明兄
殺則傷恩應諱也
二年春一月狄滅衞齊侯封衞遷于楚丘城之
二年春一月狄滅衞齊侯封衞遷于楚丘城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傳孰城城衞也曷爲爲不言城衞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
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
公城之曷爲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
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
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
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楚丘者何衞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
曰城何也封衞也則其不言城衞何也衞未遷也其不言衞之遷
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
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
勝道何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衞者明去衞而國
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尚倉卒

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二傳同義

已明不修春秋當作狄滅衛齊侯封衛遷于楚丘城之孔子改爲城楚丘以明諸侯滅則霸者恥宜爲諱又明諸侯不專封仁不勝道之義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何君遜曰說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難齊明二義矣

晉師伐郭假道于虞取夏陽

晉師伐郭假道于虞取夏陽

虞師晉師滅夏陽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非國而

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假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不修春秋當作晉師伐郭假道于虞取夏陽孔子筆削改爲虞師于晉師上又加滅字而削伐郭假道于虞取七字以明貪賂假道者同于主謀出師滅國惡之至矣筆削之大義明顯如此然非有二傳傳之如僞左然實無從知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穀梁無澤字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公羊傳江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

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二傳同不修春秋
當偏列各國孔子削之但舉大國遠國以包其餘明霸業之成也
齊楚爭霸甚似今德意志之奧普爭霸至洴認王國歸于普而普
霸業遂成合二十五邦復德意志舊名而擯奧于外如齊桓合泗
上十二諸侯爲諸夏而擯楚于外至江黃來盟而霸業定也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記之以明君勤民
事之義蓋以農立國重在天雨也

楚人侵鄭

無說

三年春一月不雨

三年春一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君述曰說曰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
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
公得立欣喜不恤衆庶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
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
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
乎民者也此美應變改政點佞理寃之義太平亂世條法全異口
說頻稱之可以推矣公穀不立日說亡孔子三世大義不明而升
平太平不至豈非中國之大憾歟故劉歆僞古學之罪不可勝誅
也

徐人取舒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何君述曰說曰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

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此明立國不可無守禦之備狡焉思啟封
乘土失民實自任其咎也又明霸者當救諸侯勿令侵取

六月雨

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何君述曰說曰所以詳錄
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
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穀梁傳雨云者喜
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此亦美因災省過有志乎民之義二
傳同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何注無障斷川谷
曰溪注無貯粟何注有無專水利也水注川
溪曰谷當相通無易樹子何注樹立本正辭無以妾
爲妻何君述曰說曰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
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
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美信孚諸侯告而
不盟之義障谷貯粟易樹子以妾爲妻孟子稱之尤詳此皆撥亂
之大義亂世各國多不相通故有障谷貯粟之事諸侯專肆故有
易樹子妻妾之事桓公爲萬國公法約共戒之此亦爲通同之先
聲開升平之高蹈矣有無相通乃各國通商之始事而太平大同
之至理也

冬曰公子友如齊莅盟

冬曰曰公子友如齊莅盟公子友穀梁作公子季友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何君
述曰說曰莅蒞也時因齊都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
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此亦因魯都以
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穀梁傳葘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明王者有遣使臨盟諸侯飭法度之義又明霸者可以國信之義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

楚人伐鄭

無說

四年春一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四年春一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此明兵以義動不利土地也

遂伐楚次于陘

公羊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何君述口說曰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此美重愛民命服强以德周宣之伐玁狁而至太原漢文之伐匈奴而止霸上後魏文帝之伐晉而耀兵江上亦其類也

夏口月許男新臣卒于師

夏口月許男新臣卒于師

夏許男新臣卒于師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何君述口說曰不言卒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信不修春秋當有月有于師二字孔子削之以明霸之可信而無危也

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
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
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
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
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公
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
爲主序績也何君述口說曰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
及强夷最爲盛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
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
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

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
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
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此美霸者
能救中國攘夷狄則爲王者之事能服强國功德最大譬若西班
牙王非難第一之能逐回國德意志諸古王之拒俄特狄及突厥
保全羅馬之文明則功德自爲最大歐史最稱之也不修春秋當
作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孔子筆削之

齊侯執陳袁濤塗
齊侯執陳袁濤塗
齊人執陳袁濤塗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
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
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

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溝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昧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不修春秋當作齊侯孔子筆削之改侯爲人以著惡不修其師踰國執人之義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何君述曰說曰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溝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繆公穀梁繆作穆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慈穀梁作茲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月者刺桓公不脩其師因見患誅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君述曰說曰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貴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人皆天生非父母所得專殺故律依此義父母殺子者有刑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按一文而發三譏之義足見春秋合義之多

夏公孫慈如牟慈穀梁作茲

無說

公會王世子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戴

公會王世子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何君述口說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古者土司酋長皆世襲春秋之大夫晉六卿魯三桓鄭七穆齊國高楚屈景莫不世襲而孔子先立大夫不世之義蓋據亂世先治大夫升平世則治諸侯諸侯不世太平世則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天子亦不世也夫君長爲民之牧義在得人世襲爲君未必皆賢一有不肖殘暴之人民受其害此蓋太古之亂政但治有次第乃不得已之法要之世者皆非聖人所許也故書首稱堯以丹朱嚚訟不可爲君惡世襲也自天下尊王當尊世子若世子班尚在三公下入學與庶士齒冠用士禮所

以教世子者甚至與後世之崇高其子如明朱元璋之會大臣見
諸王用臣禮者亦異矣不修春秋當作公會王世子齊侯宋公陳
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戴孔子筆削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首戴
秋八月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
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
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
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
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
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挫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
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

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
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
矣世子受之可也唐肅宗受諸侯之尊踐祚靈武以存唐亦所謂
變之正春秋所許也不修春秋當如前列敘各國孔子創之總曰
諸侯以明尊朝世子爲變之正不能朝王則朝王子以見戴君之
誠天王不能遠狩世子代之狩朝以著王會之正今英國朝覲多
遣太子代受又澳洲合爲一國遣太子臨蒞亦此義也
鄭伯逃歸不盟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
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此明
逃衆之罪譬今萬國合通爲會盟公法其逃背公法者必爲衆國
所不容也故知從各國會盟並受公法爲孔子大義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晉侯滅虞執虞公以歸

冬晉侯滅虞執虞公以歸

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何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為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何君述曰說曰言滅者臣子與君勠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貿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

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不修春秋當有晉侯滅虞以虞公歸等字孔子削之以明擅執國君不以王法之罪又明滅人自亡當絕之義北宋與金合謀契丹南宋與元合謀滅金而卒自滅亦當坐此也

六年春一月

六年春一月

六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何君述曰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此明懷附疏叛當以德而不以力此一

義也干羽格苗几杖醜吳漢文之撫趙佗以一紙書撫之若專黷武則漢武帝有輪臺之悔唐太宗有高麗之慚矣又明背叛公盟者當伐此又萬國公法之通義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穀梁傳善救許也弱國被侮霸主率諸侯而救之孔子所許隋文帝調西域諸侯以救高昌魏文帝之率沙涼諸侯以救吐谷渾英惠靈吞之率歐洲諸國而救普俄是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此明同時征伐二事以伐逃盟者為大蓋人道在合羣逃羣之罪為公理所不容疑于不若救許事之大春秋明嫌疑故特明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

無說

夏小邾婁子來朝穀梁無婁字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此明附從霸者朝天子得進爵也蓋列于文明矣義宜進之如今南美諸國君之附于歐美公法則進許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何君述口說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國之合君臣民成團體猶身之合官骸為全體也一身為有運動之體有一肢生病則全體痛矣一國亦為生動之體有一夫之病則全國痛矣人賴肌膚以為身元首主持之而股肱運動之國賴士民以為身人君主持之而人臣運動之此立國體之本也蓋孔子之微言而為國家學之宗旨又明殺

無罪之大夫以國書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曹伯般薨

曹伯般薨般穀梁作班

曹伯般卒

無說

公子友如齊

無說

冬葬曹昭公

無說

八年春一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穀梁無鄭世子華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此明尊王命之義特書王人于諸侯上以明之

鄭伯乞盟

公羊傳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何君述曰說曰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穀梁傳以向之逃歸乞之

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沟之也此明無慕中國之心者當抑之蓋孔子之道在仁文明之治民乃樂利中國文明故不慕文明者宜在退抑然要盟者爲不信也太平則結言而退盟非至善則不盟亦不爲大惡也

夏狄伐晉

無說

秋七月口口夫人婦姜至自齊見于大廟

秋七月口口夫人婦姜至自齊見于大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何君述口說曰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不修春秋當作夫人婦姜至自齊見于大廟孔子筆削之改爲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託以明無以妾爲妻之義又明妾事嫡如臣事君不得篡也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亦削之以著廟見當特祭不得因禘行凡三義桓公葵丘之盟戒毋以妾爲妻孟子述之蓋色升愛選始則宮闈開爭傾之禍

繼則子孫成篡弒之釁漢武帝唐高宗其禍之尤烈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王口口崩口月口口葬惠王

冬十有二月丁未王口口崩口月口口葬惠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無說義同前

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薨口月葬宋桓公

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薨口月葬宋桓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何君述口說曰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不修春秋當書葬孔子諱而削之以明憂中國尊王室則可殯中行權所謂不以家事辭王事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何君述口說曰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此明宰相之職尊重不當微弱遣使下爲諸侯所會今立憲之國其宰相總攬羣辟集權中央亦無下爲羣辟所用者猶得孔子相義若李德裕之令三十六節度桑維翰之麾十五將軍張居正之用十三省督撫不失相職矣又明非在尸柩前不名柩在堂上孤無外事背殯出會不哀其親之義

接齊桓公之霸莫盛于葵丘天王使宰周公賜胙桓公下拜猶德王沙立曼之封該撒于羅馬亦跪受教皇加冕吾有其圖後來德王必詣羅馬受封乃得稱該撒未受封者只稱王自路多父不朝

羅馬後此漸自稱該撒然至今奧該撒與后太子尚受封于教皇
故該撒眞爲中國之霸今譯爲帝非也今普王爲德之該撒而與
二十四聯邦君長禮不等普大臣見各聯邦之君行外臣禮與春
秋魯衛諸君朝晉齊霸主禮同而齊晉大夫見魯衛之君行外臣
禮亦同昔奧爲霸今普爲霸猶齊晉之代興也今聯邦名德意志
春秋泗上十二諸侯名諸夏皆用古之盛名亦同蓋德意志自古
爲歐洲一統國也通于今歐洲乎可以通春秋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
人之喪治之何君述曰說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
也所以繫持髮髦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于人所以養貞一也
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
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侯卒也日者恩尤重于未命大夫故從

諸侯夫人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
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此明內女成人則當成其喪並明許
嫁字笄之禮未適人不卒疑魯史原文本無此條孔子特書之以
發婦人許嫁成喪之禮所謂婦人笄而不爲殤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九國叛齊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
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何君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
述曰說曰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
下爲桓公諱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
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

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此明驕矜召叛之義不修春秋當有九國叛齊孔子削之以爲尊賢諱又美其明不雍泉訖糴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之命孟子引葵丘之命尙忘無使婦人與國事一義此雖桓公之禁而孔子取之爲大戒者也故詩戒哲婦傾城逸書稱牝鷄家索後世不知重戒則秦芈后漢呂后幾亡其國而王后遂以兄子王莽篡漢後漢臨朝者六后而梁竇幾危社稷若晉惠之賈后則手召五胡糜爛天下數百年非止亡晉而已北魏馮胡臨朝一以弒君一以喪國隋之獨孤后亦以偏妒立楊廣而覆隋祚唐之武后則易唐爲周殺唐宗室百餘荼毒生民尤其赫赫者矣中宗之韋后則通武三思以弒帝肅宗之張后則用李輔國以弒舅婦人與國事之害禍水滔天未有若是之重且大者也倘使列朝早遵孔子之法豈致此亡國覆宗荼毒生民之慘哉即如漢之明德宋之宣仁號稱盛德然此猶奄宦之有呂强王承恩耳牢靳之事豈得爲法蓋以婦人深閉房闥不通外事無學士之熏陶多私人之壅蔽苟非倚用紈袴之外戚即必寄柄左右之宦寺既未嘗爲政治之學問但有情私之詖邪其勢固與爲治相反矣故夫挾寵貴而縱欲徇私謁而生奸椒親弄權奄人煬竈雖有漢惠魏文爲之子肅宗光宗爲之夫不能救其害馴至海內鼎沸覆亡接踵乃自然之理不足異也蓋據亂之世別異男女即萬無使婦人與國事之理近世俄之女王喀林西班牙之女王亦皆危國惟升平之世女學大開女智大發國體立憲人主無責任既不患椒房宦寺之竊柄並不能徇私縱欲以亂國則英維多利亞可致盛强而女婦且可爲議員而議國事矣此易世易俗之義不得以據亂論也若至太平世男女皆至平無別學識亦同爲長爲師爲議國事之員與據亂世乃反至極端自然之理也

甲戌晉侯詭諸薨口月葬晉獻公

甲戌晉侯詭諸薨口月葬晉獻公穀梁甲戌作甲子

甲戌晉侯詭諸卒

無傳何注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范注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不修春秋當有葬文孔子創之以著失德不葬之義

冬晉里克弒其君奚齊

冬晉里克弒其君奚齊弒穀梁作殺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此明殺嫡立庶國人不戴之義君之子必孔子筆削非魯史原文也孟子曰亦以新子之國公羊是也然穀梁別傳一義今泰西君死子立必國人戴認乃成為君不戴認者不成君也只可謂為君之子而已得斯義矣

十年春一月公如齊

十年春一月公如齊

十年春二月公如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明念恩朝事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之義姑臧張氏之九世事晉得念恩朝事之義王猛蕭登得尊賢慕大之義故能保福祚而存榮名也德二十四聯邦若湃認薩遜之大邦而能屈折事普為盟主亦此義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無說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卓子穀梁無子字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奈何矣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何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此明託孤之臣當不食其言而死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說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亨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亨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何君涎曰說曰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為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為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

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

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此明負義殺臣則責上不修春秋當有晉惠公懷公出入之事孔子創之以明篡而有大功者義可封則諱篡也孔子深許管仲之仁謂微管仲則被髮左衽故許桓文甚至然則拿破侖之開民權與其肆滅國功罪相除孔子亦諱其爭滅之罪而許其開民之功矣

秋七月

秋七月

無說義與前同

冬大雨雹穀梁作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穀梁傳稱國以殺畢累上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無說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無說
十有二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穀梁石經亦作三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無說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此明力不能及違則勿受昔者王午朝鮮之事愚著論以為有力則取而為保護之國無力則公之萬國如瑞士然若力不能救而冒藩屬之名必受禍已而甲午東學黨興與日爭調兵以救朝鮮遂割遼臺膠旅繼割國遂大危鶩虛名圖遠略不受孔子此戒也乃知聖人瞻言萬世哉

秋七月
無說義同前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鮑卒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鮑卒穀梁作杵臼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鮑卒
無說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無說
夏四月葬陳宣公
無說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何君注曰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
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許曹以上乃會
秋九月大雩
無傳
冬公子友如齊
無說
十有四年春徐莒脅杞滅之齊侯封杞于緣陵諸侯城之
十有四年春徐莒脅杞滅之齊侯封杞于緣陵諸侯城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
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
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
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
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不修春秋當作徐莒脅杞滅之齊侯
封杞于緣陵諸侯城之孔子筆削之曰諸侯城緣陵創封杞以明
諸侯不得專封之義諱杞滅以明救亡之功名分既明二義交備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鄫子來朝穀梁鄫作繒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鄫子來朝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何君述曰說曰使來請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據亂世別男女故立男不親求女不親許之義周時舊俗男女不甚別婚姻自由親訂姻好而親求之與今歐美同俗蓋治道循環太古狉獉俗與太平近惟據亂與太平則如東西極之相反理勢然也若至升平太平世女學漸昌女權漸出人人自立不復待人則各自親訂姻好但治化既進德心與欲心迥異雖形同而實不同也使字當孔子所增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襄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狄侵鄭

無說

冬曰月蔡侯肸薨曰月葬蔡曰公

冬曰月蔡侯肸薨曰月葬蔡曰公

冬蔡侯肸卒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何君述曰說曰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讎故畧之甚也肸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肸以次立非篡也魯史有月書葬孔子創之以明背文明而附仇讐當惡國潰當絕

十有五年春一月公如齊
十有五年春二月公如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何君沈曰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此明五年一朝之義當時之霸即王者但其號異耳魯不朝周而頻朝齊晉蓋以齊晉爲主也如今德二十四聯邦之事普王同爲禮平等而實事之也如日本諸藩事大將軍而不事天王朝江戶而不朝西京同孔子正名分抑霸者後人乃不知其故而忘之日本尊王倒幕亦諸處士用春秋之功也
楚人伐徐
無說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傳善救徐也何君沈曰說曰言次者刺諸侯緩于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不修春秋當有各國大夫名孔子削之以明救人而緩止又遣人不親爲緩人恩也僞左亦無各諸侯大夫名故益知爲國語而不傳經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無說
秋七月齊師曹人伐厲
秋七月齊師曹人伐厲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無傳何君沈曰說曰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

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此明叛天子之命違霸者之會當伐又善從霸不倦征伐不義不修春秋疑作曹人孔子改爲師也推此而言普奧各國從拿破侖征伐亦孔子所許也

八月螽穀梁作螽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何君述曰說曰久暴師衆過三時此明師不可久暴過三時蓋古者徵調民兵久暴害民也今亦多調民兵如美之攻呂宋英之攻波亞皆暴師逾年宜清議之不容也

季姬歸于鄫穀梁作繒

無說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何以書記異也何君述曰說曰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此示陪臣執國命之戒因明廟制

冬宋人伐曹

無說

日月楚人敗徐于婁林

口月楚人敗徐于婁林

楚人敗徐于婁林

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何君述口說曰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畧兩夷狄也此明不知尊先聖法度而滅之則爲夷狄若項羽之焚秦宮室隋文帝之平陳宮室爲田閎人之入羅馬燒其圖書重器今禮樂盡亡皆在夷狄之列孔子之言夷狄非論其地非論其人惟在其德文明者則進之野蠻者則退之而已不修春秋當有月孔子創之以著其爲野蠻相攻不足算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此惡君失民者宜見獲法之拿破侖第三類焉

十有六年春一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是月晦六鷁退飛過宋都

十有六年春一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是月晦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賈作隕鷁作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何君述口說曰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

故日之鴝徼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鴝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鴝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此示正名辨物之義亦堅白之祖也又明民聚爲都之義無天子諸侯之別今普國凡民聚至三萬者卽爲都會中國地廣民衆宜多升爲都會惜不知經營之此疑孔子特筆魯史本無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皆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案閔公尙不立卷以示從父之義安有僖自分卷之理公羊一字一篇皆有義例不能妄易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何君述口說曰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鄫穀梁作繒

無說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穀梁慈作茲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何君述口說曰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此明賢君宜有恩禮于大夫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何君述口說曰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刁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稱氏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舉

夏齊侯滅項

夏齊侯滅項

夏滅項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何注立存亡之功何注存亡繼絕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不修春秋當有齊侯二字孔子削之善善樂終以明有存亡繼絕安中國之功當除滅小國之罪而爲之諱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無說

九月公至自會

無說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薨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薨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十有八年春一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十有八年春一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穀梁無婁字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穀梁非伐喪也何君注曰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

夏師救齊

穀梁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也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

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何君述曰說曰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此明保伍連率有征伐不義之道公羊與征齊而穀梁非伐喪各明一義然以事實考之當以公羊爲長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無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何君述曰說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此明憂中國者夷狄累善亦可進又明義兵不可壅塞此兩善之義

十有九年春二月宋公執滕子

十有九年春二月宋公執滕子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不修春秋當作宋公滕子孔子削公爲人著滕子之名以明叛天子之命者宜名執不以罪者可罪春秋爲明義之書最多兩討之罪亦有兩許之道後師傳者或有得此失彼故多相反之詞然皆孔子大義也如此兩經可見

夏六月口口宋公曹伯邾婁子鄫子盟于曹南穀梁無婁字鄫作繒

夏六月口口宋公曹伯邾婁子鄫子盟于曹南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何君述曰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決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聞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土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不修春秋常有日作宋公曹伯邾婁子鄫子盟于曹南孔子削爵及鄫子而增書鄫子會盟于邾婁以爲賢君諱辱又削日以著盟而不信之義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于社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何君述曰說曰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不修春秋當有于社二字故二傳鑿鑿言之孔子削之以惡執人而祭又痛不防正女而生禍也當時舊俗尚極無道多以人祭戰國策西門豹守西河巫尚請以人祭河可見今土司生番及非洲尚有之摩西舊約獻羔亦以人爲祭此以鄰國君主爲祭牲尤無道孔子書此惡之此風乃革

秋宋人圍曹

無說

衛人伐邢

無說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穀梁無公字

無傳何注曰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

執宋公

梁亡

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君述口說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夫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穀梁傳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此明心昏耳塞隆刑峻法之君百姓得去之君坐絕也蓋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者爲其司事耳若反虐其民民例得去之君不能牧其民而令之去義當絕不爲君也如意大利小國中之彊里其民惡其專制之君絕而去之以歸薩尼王與嘉寫其國遂亡是也亡字當是孔子特筆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何君述口說曰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此惡奢泰不奉舊法蓋據亂之世力役征民孔子愛民故不許後立憲世用雇役則量財力爲之宜崇國體以壯文明隆上都而觀萬國又與專制世異也

夏邾子曰來朝

夏邾子來朝

公羊傳邾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君述口說曰邾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不修春秋當有邾子名孔子削之以見失地之君待之如初若同姓則更當尊遇之又喜失地君來歸以見右聞之浹于遠近也葡種人巴西王亡國居于葡待以王禮亦兄弟義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君述口說曰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天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譌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公也二傳異說然宮寢之制皆孔子口說不必問為此經之確詁否但取其義可也

鄭人入滑

無說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何君述口說曰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冬楚人伐隨

穀梁傳隨國也何往曰叛楚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無傳何往曰貶狄者為犯中國諱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無傳

夏大旱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旱時正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楚子執宋公以伐宋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楚子執宋公以伐宋

霍穀梁作雩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君述口說曰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穀梁傳以重辭也不修春秋當作楚子孔子削之以明不與夷狄執中國君之義且著不信執人可恥之罪冬公伐邾婁穀梁無婁字

無說

楚子圍宋不下楚子使宜申來獻宋捷

楚子圍宋不下楚子使宜申來獻宋捷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

何君述口說曰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
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穀
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不修春秋當
有楚子圍宋不下孔子削之又當作楚子使宜申來獻宋捷孔子
改子爲人削宋字以著設權救君解圍存國之功又明守信者雖
執不爲恥不信者雖捷宜削爵也又明受惡人物有罪凡三義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楚子釋宋公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楚子釋宋公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
奈何公與議爾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
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不修春秋當有
楚子孔子削之以明不與夷狄專釋中國之義而歸美于與議者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穀梁無婁字朐作句

無說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無說

秋八月丁未我師及邾婁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秋八月丁未我師及邾婁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穀梁無婁字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
爲內諱也不修春秋當作我師及邾婁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孔
子削之以爲尊者諱

冬十有一月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公羊傳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君述口說曰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穀梁傳曰事遇朔日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雪之恥也雪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

爲雪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言者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此明不推人於危不攻人於厄臨大事不忘大禮雖敗猶榮但有王心而臣民非其人不能醇粹勢必致敗故明信不如道道在時勢時勢全王則行王法也孔子立法爲萬世計不計

一人之利害但明其道正其誼而已其道義守正履信可取則取之然恐人泥而致誤故言必當有全王之臣民若得半之道不審時勢究非道也既以明道又以道在時勢非迂腐不可行者矣孔子聖而時者其義圓滿如此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緡作閔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何君述口說曰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雖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此惡因困而伐人之義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薨口口月葬宋襄公穀梁慈作茲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薨口口月葬宋襄公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何君述口說曰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不修春秋當書葬孔子削之以為行霸未成者諱一明有霸心者功過可除一明棄師失民者民不以為君符堅之敗慕容寶之奔一敗即民叛失國可不戒哉昔怪宋襄國小而功不立何以為霸蓋齊桓死後諸夏曾公推為霸故霸之蓋霸者實位也非空名也春秋之霸主無定國諸侯推為霸則霸矣亦有父子相襲者如晉是也德國古立王亦由各侯國公推亦有父子世者與春秋同蓋德之王實德之霸也

秋楚人伐陳

無說

冬十有一月口口杞公薨口月葬杞口公

冬十有一月口口杞公薨口月葬杞口公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不修春秋當有日書杞公薨並書葬孔子筆削之此託有三義一明存王者後霸功之美若英擒拿破侖後復班葡普荷蘭各國功德自當紀念也一明君爲人脅當死位否則宜降貶一以明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以存三統隆盛德美教化也衍聖公百世襲封教王至今世位有誅無絕之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一月

二十有四年春二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狄伐鄭

無說

秋七月

秋七月

無說義與前同

冬王出居于鄭

冬王出居于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何君述口說曰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

故絶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絶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
母命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
敢有也此明一不孝之君母可廢子霍光奉上官太后以廢昌邑
是也春秋之體圓無所不有如制律例四面俱到以待天下之變
然不以為武后廢中宗等引例也

口月口日晉侯夷吾薨口月口口葬晉惠公

口月口日晉侯夷吾薨口月口口葬晉惠公

晉侯夷吾卒

無傳何君逃口說曰篡故不書葬明當絶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
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不修春秋當有日月並書葬孔子
削之以見篡位失衆之罪

二十有五年春一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有五年春一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有五年春一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同姓也穀梁傳燬之名何
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此明滅同姓當絶之罪人類之大在
愛其類護其種保其族自滅同姓是自翦種族孔子尤惡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薨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薨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薨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無說

宋蕩伯姬來逆女

宋蕩伯姬來逆女

宋蕩伯姬來逆女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
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

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不修春秋當作女孔子改爲婦以正有對姑之義

宋殺其大夫口口口

宋殺其大夫口口口

宋殺其大夫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君述口說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不修春秋當有名孔子削之以著內娶之失凡內娶則妃黨强盛威權下流故著其失今泰西各國君主皇族皆互相嫁娶不娶于臣民猶得春秋此義推之歐土立憲國近外人爲君亦同

秋楚人圍陳遂納頓子于頓

秋楚人圍陳遂納頓子于頓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何君述口說曰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絜者故君不可見絜于臣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不修春秋當有遂字孔子削之以著不重民命一出兵而行兩事之罪又明出奔當絕盜國當誅又明君不可見絜于其臣之義

口月葬衛文公

口月葬衛文公

葬衛文公

無傳何君逆口說曰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此明自翦種族者臣民亦當奪其恩義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何君逆口說曰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此明敬壻之義

二十有六年春一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

二十有六年春一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穀梁傳無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

公羊傳其言至嶲弗及何侈也何君逆口說曰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為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嶲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此明士卒精猛親將追敵師去則止不勞百姓可褒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無說

衛人伐齊

無說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君逃口說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
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
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正所乞名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
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此明兵
凶戰危重人之死不得已而用之及戰不必勝之義
秋口月口日楚人滅隗獲隗子以歸
秋口月口日楚人滅隗獲隗子以歸隗穀梁作潰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
穀梁傳潰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何君逃口說曰不
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
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不修春秋當
有月日當作獲隗子以歸孔子筆削其日月及獲作以隗子歸以

惡不死位君死社稷然後臣民盡其死力人人幸生則國無與守
矣
冬楚人伐宋
冬楚人伐宋圍緡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何君逃口說曰時以
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
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旨其事也非道用師
也不修春秋當無圍緡孔子添入以著過道用師輕用民命之不
仁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何君述口說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此明內虛而乞師伐鄭徼幸免禍之可危又明民爲君本不得輕用民命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公來朝

二十有七年春杞公來朝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魯史原文當作杞公而孔子筆削爲子以明無禮不備法當黜爵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薨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無說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無說

乙己公子遂帥師入杞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曰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此明入朝聘之國責其無義然朝聘禮節稍失遂召師戎以此見兩君相見不可不謹而弱小禮節之宜修也蕭同一笑而三國之師至外交可不愼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

貶也何君述口說曰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不修春秋原文當作楚子孔子改之爲人以明夷狄不得伐中國之義又責中國諸夏從夷狄而自伐中國也又明王者方伯當調和諸國之爭以保人國當終身保之終僖公之篇貶此眞口傳大義蓋兵連禍結妄執國主違犯公理侵奪文明此孔子所惡也故託此以明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無傳何注曰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羊傳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不修春秋當作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孔子增作晉侯侵曹伐衛兩書晉侯蓋春秋別嫌明微善於誅意論語謂文公譎而不正孔子所惡也雖未侵伐而竟書之爲侵伐矣惡譎也文公暮年行霸急於示威挾詐欲激楚怒故雖有成功五尺之童羞稱之也

殺公子買

殺公子買戌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羊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

其言戍衞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何君述口說曰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又曰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不修春秋當作殺公子買孔子改作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以明無專殺大夫之義孟子述齊桓公葵丘之盟亦曰無專殺大夫禮記王制篇曰刑不上大夫蓋大夫爲國股肱當用賢者恐有誤殺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惡傷賢者之類故禁殺之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得殺子也天王殺其弟年夫兄不能殺弟也刺公子買君不得殺臣也後世人主以微故暴殺大臣或殃戮無辜連及才賢致使忠臣含冤永絶地下李固尸於市中崔浩呼於台下此皆大違春秋之義也

楚人救衞

無說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獲曹伯畀宋公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獲曹伯畀宋公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何君述口說曰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

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戕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入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不修春秋當作獲曹伯畀宋公孔子改爲執曹伯畀宋人以明惡執諸侯一義又明獄當與衆共之三義訊獄當歸王者後三義同姓恩惠先施刑罰後加四義不死義兵五義凡王者之後世職文明律必精善譬若今羅馬律之行歐洲也獄與衆共乃得公平今歐洲例問官必數人陪審紳士十二人故寃獄稍少難於偏斷豈知孔子二千年前發之此眞大義不刊者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人及楚得臣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人及楚得臣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何君述曰說曰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所遭遇異不修春秋當作楚得臣孔子改爲人以明大夫不敵君之義又明蠻夷助霸者征伐有功則可褒進鄙善龜茲從漢以討郅支高昌突厥從唐以討黠戛斯吐谷渾從魏以討柔然此爲古今之通義矣又明霸者創業或先朝王者或先討夷狄宇文泰先平隴右諸番乃迎孝武劉裕先討桓玄乃立安帝亦其比也不修春秋當作秦人孔子改爲師以明蠻夷助征克勝可褒之義

楚殺其大夫得臣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罪也蓋野蠻爲文明之敵以野蠻而擾文明明當君臣俱治罪也

晉侯逐衛侯衛侯出奔楚
晉侯逐衛侯衛侯出奔楚
衛侯出奔楚
無傳何君述曰說曰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
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不修春秋當書晉侯逐衛侯衛侯
出奔楚孔子削晉侯逐衛侯五字明無絕人之心者可以王事逐
人其罪較奔依夷狄之罪爲輕
五月癸丑公會王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
侯如會
五月癸丑公會王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
侯如會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
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何君述曰說曰說與會伐宋同刺陳
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穀
梁傳諱會天王也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不修春秋當有王
字孔子削之以明天子不得與諸侯會之義又明不慕新霸而歧
意夷狄者可責也
公及諸侯朝于王
公及諸侯朝于王所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
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君述曰說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
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
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
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

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不修春秋當書公及諸侯朝于王孔子削及諸侯改爲王所明朝非其所之義

六月衛侯復歸于衛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何君沈曰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不修春秋當無鄭自楚三字孔子筆正之以惡歸有罪失賞善誅惡之義又以爲天子諱也

衛元咺出奔晉

無說

曰曰陳侯款薨曰月葬陳曰公

曰曰陳侯款薨曰月葬陳曰公

陳侯款卒

無傳何君沈曰說曰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卒不日者賤其歧意于楚不修春秋當有日又當書葬孔子削之以明此義

秋杞伯姬來

無說

公子遂如齊

無說

冬公會王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

冬公會王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穀梁

無婁字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温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不修春秋當有王字孔子削之以明名分當時王夷于列國與諸侯相會孔子削之下特別書狩書朝以交之後人若果以爲朝者其實當時但會而已此春秋定名分之大義也

天王狩于河陽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梁作守

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温河陽也不修春秋當無之此爲孔子特筆以明不與致天子之義

口月壬申公及諸侯朝于王

口月壬申公及諸侯朝于王所

公羊傳其日何錄乎內也何君述曰說曰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穀梁傳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日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慎矣不修春秋當有月當有諸侯孔子削之以明自此諸侯無王此眞微言大義者歟

晉侯入衛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入衛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入衛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

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衞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衞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衞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衞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何君述口說曰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不修春秋當作晉侯入衞孔子削侯爲人又削入衞字以明諸侯不得執人於天子之側又明諸侯同尊不得相治當斷於天子又惡使兄弟相疑故削侯爵

衞元咺歸于衞

衞元咺歸于衞

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何君述口說曰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己而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衞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爲霸者恥之使若無罪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不修春秋當無自晉復等字孔子增出以明臣無訴君之義不當助之

諸侯遂圍許

穀梁傳遂繼事也

曹伯歸于曹
曹伯歸于曹
曹伯襄復歸于曹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不
修春秋當無曹伯名及復字孔子增出以明不當歸有罪又明通
王命之義說見下何君述口說
口月遂會諸侯圍許
口月遂會諸侯圍許
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傳遂繼事也何君述口說曰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
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
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霸兵不月者刺
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

不成其善不修春秋當有月孔子削之以惡黷武又明悔過可許
之義
二十有九年春介人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人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朝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何君
述口說曰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
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
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不修春秋當作介人來朝孔子改爲介葛
盧來以其小夷不能行朝禮故削朝字以能慕中國朝賢君當化
以文明故進書其名此猶西域之諸國貢於漢南洋之諸國貢於
唐宋明閣立本職貢之圖鄭三寶西南洋朝貢之記觀諸小國人
形狀服制之詭異可以此推之今若非洲諸小國遊於文明諸大

國亦同義

公至自圍許

無說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侯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侯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狄鄭梁作翟）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

無傳何君沈曰說曰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止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不修春秋當作晉侯孔子改侯爲人以明霸功之廢

秋大雨雹

無傳

冬介葛盧來朝

冬介葛盧來朝

冬介葛盧來

無傳何君沈曰說曰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此明一年不再朝之義禮不欲煩煩則不敬也不修春秋當有朝字孔子削之

三十年春一月

三十年春二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狄侵齊

無說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公子瑕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公子瑕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何君沈曰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此明諸侯不得道殺大夫之義不修春秋當無及字孔子加出以別尊卑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爲不臣也何君沈曰說曰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此明元咺出入

背君有應殺之罪與上經義相反而適相補成又明殺讓國之弟有罪明英宗待郟王有罪于斯矣此條疑不修春秋所無而孔子增出

晉人秦人圍鄭

無說

介口侵蕭

介口侵蕭

介人侵蕭

無傳何君沈口說曰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人字當是筆削冬王使宰周公來聘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此明宰相之職無所不統達于四海也歐洲立憲之國總理大臣得斯義天字當爲孔子加入後倣此公子遂如京師如晉

公子遂如京師如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何君述口說曰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病其驕蹇自專當絕之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此明人臣奉命不得矯命生事以裁抑權臣常時之義也至有變則又有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得專之之義孔子於經權常變各有其宜如此又明不敢叛京師之義

三十有一年春取曹濟西田

三十有一年春取曹濟西田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何君述口說曰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此明取同姓田爲大惡宜諱孔子最重種族鋤非種猶不可況于侵奪同種族者乎春秋之義皆立影見義凡讀春秋者當推此

公子遂如晉

無說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土祭其先祖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何注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免牛非禮

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
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
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何君述口說
曰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
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
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
俎上七體與其珪璧在辨中置於柴土燒之穀梁傳夏四月不時
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此明郊望諸
祭之禮傳說已明孔子之祭止乎郊社山川先祖五祀餘皆淫祀
也太古好鬼必從多神教孔子撥亂已爲少神教升平爲一神教
太平則爲無神教矣考太古淫祀之多據漢書郊祀史記封禪猶

衆乃知孔子掃諸淫祀之功也

秋七月

無說義與上同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婦人既嫁不踰竟義已
見前公羊兄弟姑蓋許之也當從公羊

狄圍衛

無說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
徙畏人故惡之也此明大國遷小都勞民遷徙爲不可也高歡遷
洛陽至鄴迫民戶十六萬而遷徙之死亡塞道是也董卓之徙長

安益甚矣若魏文帝金章宗之徙都洛陽俄彼得之徙勝彼得堅則不以此論

三十有二年春一月

三十有二年春一月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薨口月葬鄭文公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薨口月葬鄭文公接穀梁作捷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夫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此明君不得殺大夫之義桓公葵丘之會所謂無專殺大夫也不修春秋當有葬孔子創之如此類非口說無從知也

衛人侵狄

無說

秋衛人及狄盟

無傳何君述義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薨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薨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無傳

三十有三年春二月秦人入滑

三十有三年春二月秦人入滑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穀梁傳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無說

夏四月辛巳晉子姜戎及秦師戰于殽秦師敗績

夏四月辛巳晉子姜戎及秦師戰于殽秦師敗績穀梁作敗秦師于殽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豕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嗌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不修春秋當作晉子姜戎及秦師戰于殽秦師敗績孔子筆削之曰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晉去子秦去師以明詐師襲人亂人子女
爲夷狄又明肯殯出師不子也秦舊俗蓋無男女之別者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無說
公伐邾婁取叢穀梁無婁字叢作訾樓
無傳何君述義曰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穀梁無婁字
無說
晉人敗狄于箕
無傳何君述義曰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不修春秋當有月孔
子削之

冬十月公如齊
無傳何君述義曰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無說
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實穀梁作隕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
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爲言猶實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無說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四終

門人高要陳煥章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校

春秋單伯之事從言者名四

無

晉人執人東萊呂祖謙曰

伐而執不可言執伐而執畢竟伐未畢竟何異也不斷異同於此

畢竟為之實也輕

無

齊自是至二百十

無

齊小于莒公已乙

地王莽改曰

春秋公羊音義卷四